

梦回山口洋

作者：夏明 (一)



刘德翔，1938年生于印度尼西亚西加里的曼丹岛山口洋属下的邦夏假狮村，在印尼生活了26年，于1965年7月回到中国大陆，他并没有与鸿雁传情多年的表妹林娟结婚（林娟大学毕业后，为了留住城市的户口，与北京的同学结婚了，）先后在广州华侨招待所当临时工（等待分配期间），1967年参加“中华儿女下乡革命战斗队”自愿下乡到广东惠阳潼湖华侨农场落户。并在农场娶妻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。1973年底调整安置到广州三元里华侨旅社工作，1988年到广东省华侨实业发展总公司工作直至1998年退休。

刘德翔曾先后于1993年、2003年、2013年每隔十年回印尼探亲，然而，由于他幼年丧父（1938年他还是三个月的婴儿时父亲病逝），1981年他的妈妈在雅加达病逝，没有能够再见到妈妈。在后来的岁月里，他的二哥、姐夫、大哥、三哥、大姐相继去世，有一个二姐嫁去台湾于2012年中风

失能。目前，83岁的刘德翔虽然身体还算健康，生活可以自理，脑子也还不至于痴呆，可是，他想去印尼探亲，路途遥远，觉得有点力不从心。

退休以后，他享受国家的职工退休政策红利，生活无忧无虑，子女也独立生活，唯一的外孙在读初中二年级，唯太因为在新冠疫情最猖獗的时候，干扰和耽误了康复治疗以至严重失能，送到养老院去颐养天年。

刘德翔生来没有爱好，只是业余喜欢写作，退休后，他没有去下棋、唱歌、跳舞、打麻将，除了锻炼身体、散步、看电视，他在印尼的华文报纸上写点文章。他有高血压、糖尿病等基础疾病，且前列腺肥大，晚上起夜次数较多，往往影响睡眠质量，虽然不至于失眠，他竟然梦回山口洋！

梦，醒来以后不一定能记住，只能日积月累，一点一滴把它连续起来。

……

山口洋，多么美丽而又响亮动听的名字！

小小的城镇，依山傍海，使人想像那蜿蜒起伏的山峰，茂密的森林，波涛汹涌的大海，金色的沙滩，在和风中摇曳的椰子树，海浪拍岸的沙滩上嬉戏的人们……

在世界地图上，你可能看不到这个城镇的位置，在亚洲地图上，你也很难看到这个城镇的位置，唯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分省地图上，加里曼丹岛西部才会在地图上标出她的位置。

加里曼丹岛是世界第三大岛，旧称婆罗洲，地球赤道线从岛中间穿过。面积74.33万平方公里，北部包括现在的砂越、沙巴、文莱，其余就是印度尼西亚的东、西、南、北、中五省。西加里曼丹省面积146,807平方公里，人口只有四百多万，她西邻加里马海峡，南邻爪哇海，东濒锡江海峡和苏威西海。

西加里曼丹省的省会坤甸。全岛四百多万人口中，华人占六成以上，主要的客家人、广府人、潮

州人、福建人。山口洋市属三发县，是西加的第二大城镇。

山口洋有三座山：尖山、芭西山、姆指山（鬼头山），还连着茂密的热带雨林，典型的热带雨林气候，雨水充沛，山明水秀；她西邻加里马海峡，有长长的金色沙滩，叫长沙滩，沙滩的沙子都是晶莹剔透的有棱有角的沙子，极少粉尘，海水碧蓝碧蓝的，岸边有婀娜多姿的椰子树，常年和风吹拂，在沙滩的转角处，兀突有一堆大大小小、形状各异的岩石堆砌在海浪冲击的岸边，似乎造物主为了清理出更多的沙滩，把顽石扫堆到一边。岩石缝里又会长出不惧风浪的树木，枝干伸展成一把巨伞似的，庇荫游人。有一处岩石，自然构成一座神灶，似洞穴，常年香火不断，那是虔诚的信徒来朝拜，拜谒三宝太监郑和，把那个地方叫做三宝洞。

从沙滩上来，岸边长着许多叫海罗松的树木，像卫士守护着它脚下的白色高岭土。而在茂密的木麻黄树下，有一条小溪，终年流淌着清凉的淡水，且水是淡红色的，叫做红水港。谁也说不清这大自然的造化是怎么形成的，水为什么是淡红色的？似乎造物主有意让游人在海水浴

后，到这儿洗个淡水澡，洗去海水的咸涩和腥味。从红水港上来，一大片白色的高岭土，长着各种灌木，由于这丰富的高岭土，很久以前就有来中国的能工巧匠制造出品质优良的陶瓷产品。一条从坤甸延伸过来的公路，约莫一个小时脚踏车的路程，就可到达山口洋市区。

山口洋市区有一条山口洋港，从橡胶林深处的港尾一直通向大旺港口，连通加里马海峡，山口洋港把市区分成两半。北部称新埠头，是整齐的一排排三层砖木结构的水泥建筑形成的街巷，当地叫做士敏屋，楼下都有骑楼连廊，犹如在中国广东福建城镇随处可见的骑楼街市。楼下多为商铺：卖成衣、百货、中药铺、照相馆、书店、旅馆，还有嘉应公会、中华商会、中华公会、中华教育委员会、中华劳工会、中华青年会、中华妇女会、各地同乡会……街市当中，会有一两处空地上用钢樑盖建上锌片瓦的简易建筑，是肉菜市场，当地叫巴刹。巴刹除了新鲜的蔬菜、鱼虾，也有海产干货：咸鱼、虾米……，肉档里有牛、羊肉，也有众多猪肉档（虽然印尼是伊斯兰教的大国，但在华人集居的地方，允许猪肉上市买卖），甚至山猪肉、狗肉都有。